

~~9299.7928~~ 9299.7928

24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3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八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過盜之機

張角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

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

京城寺署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

等先收荆楊數萬人，以中常侍也。封諱徐奉等為

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

之，於是先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官省直衛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十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救四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幟，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以中常侍。靈帝以黃巾日盛，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中常侍呂彊曰：「黨固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爲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時宦官趙忠、張讓等貴寵第宅擬宮室，及封諱徐奉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

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選賈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臣按遠方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

勝兵三十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地。若蕃若郡。若縣。得二三十輩之賢守長。則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爲盜。爲亂。非得數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嗚呼。當道之大臣。掌銓選者。何苦不爲國計。不爲地方計。而專爲仕者之計。不權其輕重。緩急。而拘拘於遠近內外之較哉。非獨不智。蓋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一以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

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孝明時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凡市店皆有稅。百姓嗟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夷夏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一加慰撫。宜分郡縣爲三等。清官吏選補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

臣按今宜爲之法。曰州縣境中有盜群聚至五

十人以上者。半年不獲。親民官革去冠帶。捕賊一年不獲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逆減其罪。獲盜之數十。獲其三。卽與准免。

隋煬帝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二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餼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於是始相聚爲群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歎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

多往歸之。於是平原劉霸道。漳南竇建德。郿人張金稱。修人高士達。皆聚衆爲亂。所在群盜。徒衆多者至萬餘人。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拔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州者六年。屢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請令吏留戍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虞侯許詰等作亂。推糧料叛官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詔集亡命。陷宿州。城募兵得數千人。自稱兵馬留後。尋陷滁州。城中願從者萬餘。

人勛又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遂破魚臺等縣又陷都梁城據淮口漕驛路絕勛又分遣其將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泗滁州大掠泗州作露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旣而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勛乃驅人爲兵歛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八殺崔彥會自稱天冊將軍勛自九年七月作亂至明年八月始爲官軍所平

胡寅曰徐卒所以叛者爲崔彥會失信而已彥會所以失信者爲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

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

臣按唐末之亂始此唐亡於黃巢而禍基于桂林

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于長垣明年宛朐人黃巢亦聚衆數千應仙芝巢少與仙芝俱以取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善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廣明元年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

古今盜賊
只仗百姓
百姓只苦
重斂

入城勞問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
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
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
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徃徃不能操兵
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爲
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賊自潼關入長安稱
齊帝改元金統

臣按黃巢入潼關時唐之兵糧皆無有也嗚呼
尚何以爲國哉夫巢以一介小民攘臂一呼衆
至數十萬而堂堂朝廷乃至寇臨國門曾無數

百可以禦敵之兵曾無數月可以給軍之餉不
知平日舉朝之間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幹
何事舟車所以日輦月運者其物安在雖曰承
平日久儲備廢弛然自仙芝亂起至是亦七
帝雖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無一人言及之
一時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門縱不爲國計獨
不爲身家計乎

中和三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詢事
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
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亡入群盜中捕盜使楊遷

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禽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殺之邛州牙官所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復誘之能方出聞弘讓之寃遂大罵發憤爲盜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役橫行邛雅二州間

臣按盜寇之生發固有民窮而爲之者亦有官吏將領激發而致之者

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材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乞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臣按竇儼所言新鄭義營之法可與北魏時李崇村置鼓樓合而爲一誠然則鄉村之盜無所容矣及其所謂盜賊自相糾告給賞之法誠行則賊黨互相疑貳不能久聚昔崔安潛出卹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同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

日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
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
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爲所先復
何所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高盜於
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
足散逃出境此其法雖善然用官錢可以暫而
不可以久不若儼就以所告資產之半給之爲
可常也。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
庫之積悉輸汴京自後任事者於常賦外更置博買
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
以給由是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青城民王小
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
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王小波中流矢死
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州縣衆至數十萬
僭稱大蜀王詔以張詠知益州時宦官王繼恩及上
官正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勢復張大州
縣多陷詠至以言激正等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具餞
之酒醕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
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爾歿所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詠移文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

真宗咸平元年，廣武叛卒劉玠嘯聚數千輩，逐都巡檢使畧漢蜀邛州。

咸平三年，益州戍卒作亂，奉王均爲帥，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陷漢州。

呂中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玠與劉玠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邪。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玠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冤，則李均

反牧守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此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蜀也。

仁宗慶曆中，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後隸宣毅軍爲小校。貝真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嘗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因妄作，爭信事之。州刺張巒卜吉，主其

謀，連德齊諸州。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

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殺通判董元亨等，則僭稱東

平郡王建國曰安陽事聞以文彥博爲河北宣慰使
平之
富弼言于仁宗曰訪得多有克險之徒始初讀書卽
欲應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雖稍能文不近舉業頗
讀史傳粗知興亡因此張大胷膽遂生權謀每往往
晦名詭姓潛跡遁形乃與其徒密相結扇縱無成謀
亦能始禍要在得而縻之使所謀不成乞命臣僚可
委者多方採訪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于朝
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蘇軾言于神宗曰臣願特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
五路別開仕進之門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
爲多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
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
之制願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人
才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薦其材使
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
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
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軾又代淮南轉運使李琮言于神宗曰臣切嘗爲朝
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

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爲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歿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卽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卽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

此輩歆艷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

臣按

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修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顯顯用科貢。二途甚非。

祖宗意也。

臣

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遺才。

又勅有司。凡士子有不習舉業者。有他才能藝

術可稱皆許薦聞隨所能而試之量授一職其中
有知邊情諳武事及膂力技能過人者亦許
以名聞量用以爲都司衛所幕官以爲將帥以
爲方面夫然則
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巢必
不販私鹽張榮必不爲阡能草書檄樊若水必
不量江面張元吳昊必不爲夏人之用黃師宓
必不主儂氏之謀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
也。

趙贍言于英宗曰。伏見羣盜殺害輔郡之官吏擊囚
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慮。
爲最急務。而政府不過發關移爲督責之狀。州郡不
過備游徼爲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但用習常。苟
求按問。未有爲國家窮淵藪積姦之原。塞萬一不測
之計也。又曰。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屏息。今聯官數十
員而不能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實效。而今之官
司取空文也。今盜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
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吾無責
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邏令尉矣。關白卽吾無責
也。今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卽吾無

責也此其由來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臣按昔群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

度不能禦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

厚遣之盜悅徑去不爲盜事聞富弼欲誅仲約

范仲淹欲宥之臣竊以爲弼之欲誅法也仲淹

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

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

矣若無城郭可爲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

無鄰境可以救援與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計

而緩之不猶愈於坐致一郡之生靈之失其所

乎此其失在於朝廷不在於州郡州郡之罪在

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臣請自今以後凡

天下府州縣無城池當要害處卽議與築城置

軍其不可置軍處則令巡撫方面及守令計議

或用民力或用官錢任其工以次第爲之就用附

郭市民免其雜差編爲丁壯夫甲量爲額數守

之其餘州縣地狹而民少不可爲城守者亦量

與丁夫爲守凡其所有倉庫錢糧甲仗俱寄郡

庫犯罪重囚俱監郡獄有城池處如此則凡有

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軍有禦備之具

異時為寇所攻劫罪有所歸而彼亦無辭矣。

臣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衝其形勢風俗物

產蘇軾言盡之矣雖然漢唐都關中此地

在當時為遠郡宋都汴梁此地

在當時為陪輔其在

今日則在南北兩京之間運道所必經之地

凡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茲以北上南出數

百里則為帝鄉與王之地。

祖宗陵寢所在關係非但漢唐宋時比也。臣請於

此處立為大鎮命大將一員統領江淮上班官

軍於此守鎮一以守護漕運一以屏蔽

皇陵而於一方之盜賊亦藉是以鎮遏之則

兩京有通融之勢萬里無隔絕之患。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縣場林托

左道以惑眾縣境幫源諸崗山谷幽險臘有漆園造

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勔領應奉局于

蘇花石之擾以誅勔為名自號聖公建年號置官吏

將帥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凡得官吏

必斷齣肢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鋪亂射備盡

楚毒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東

南大震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代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卽承詔罷之吳民大悅

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爲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因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凡三十餘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

臣按遠而有唐一代之禍莫大於黃巢近而胡元一代之禍莫大於張士誠巢於士誠皆鹽徒也爲國家遠慮者尚預思有以消弭之

八年台州民方國珍爲亂聚衆海上寇温州十一年命江浙左丞孛羅帖木兒討之十二年復叛殺秦不花尋命納麟討之十三年從帖里帖木兒請授國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國珍復降以爲海道漕運萬戶未幾以爲江浙行省參政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

招則其來遠矣。元末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
 愁怨，思亂。樂城人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
 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黨劉福通等同起，
 兵以紅巾為號。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潁州，據朱
 臯、攻羅山等縣，陷汝寧、光息等府州，眾至十萬。

以上遏盜之機。按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

宋秦觀之言最為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為
 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
 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

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
 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
 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恤也。天下之
 禍常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為六國已
 亡，海內無復足慮，為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
 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而陳勝
 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
 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
 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
 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

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郡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

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

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
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
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徃徃招其渠帥
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
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
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
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
首既已負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畏威
顧簡節而疎目則徃徃窮支黨而治之迫脅
之民見被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劍

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逖遯山海脫身而求
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
於窮治

賞功之格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昭兮

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司勲掌功賞之官掌六卿賞地賞田也之法以等差也其功王

功曰勲輔成王業國功曰功保全國家也民功曰庸常也事功曰勞

勤治功曰力強有力者戰功曰多多也凡有功者銘書於王

之太常日月常祭於太烝冬祭日烝司勲詔之大功司勲藏

其貳

本副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

功之大小不可預知輕重眠

視功

功大者重其賞功小者輕其賞

凡頒

授也賞地參之一食

三分計稅王食

其一功臣

唯加田無國正

既賞以田又加賜之免其征稅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

爵策勲焉禮也

臣按軍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為善之利故飲至

之禮方置其爵即書其勲勞於策書之上所以

激勸有功臣子興起趨事赴功之心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

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

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責任其人能靖者與

有幾

司馬法曰凡戰定爵位著功罪

又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三畧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香餌之

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

賞者士之所死

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

臣按後世計首級以定軍功始於此臣乞

朝廷下文武大臣將出軍賞功資次立為定式

俾其遵守原在軍伍長行及出榜召募者則一例造冊其有內外臣僚子弟臨時方行自投報效者則具名開奏取旨蓋此等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爲國出力蓋藉父兄勢力乘機欲得進用耳所以懈怠人心激怒士卒者皆此爲之又有將帥遇有征差輒將子弟親識奏請從行及左右使令吏胥之輩其實不曾臨陣往往叙作軍功不次陞賞若是隨從之人明書曰某人隨從某官叅謀運智或協力幹濟有功合準作首級幾功不許混

報斬首功次如此則事得其實而士卒效力者不起爭憤之心矣又有陳亡士卒以其旣死無人開報遂至泯滅今後但有臨陳戰亡者必須同伍開報不報者有罪死者一功當生者二功其有不曾臨陣而亡者雖無禦敵之功亦爲王事而歿亦須同伍開報量加優賚其子孫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叅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叅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矣軍亡

衆出身道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叅等數百。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叅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多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于秋所食邑。封爲安平侯。

昭帝始元元年。金日磾二子賞。建俱侍中。與上畧同年。共卧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元帝時。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傳首至京。懸于藁街。旣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機傲倖。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辨其功。於是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爲郅支本亡。

遜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
衡顯復爭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於是杜
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
復錄臣陳瓘曰莎車之事望之據所見而言若衡於郅支
則不能無阿石顯之嫌

臣按陳瓘謂衡阿石顯固中其病然國家處事
人臣建議顧理之是非何如耳固不因匪人而
易其正議爲用避嫌爲哉但朝廷之上議功封
爵而使房闔之人與焉其時可知也其士大夫

可耻也。

建安十七年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
動幽冀五官將曹丕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故
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操
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
古人之心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
有功淵竊耻之操大悅

臣按天下所最難清者報軍功之數也史謂故
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蓋自漢以來則然矣豈
但今日之弊哉然今日之弊則下所爲而上不

知也魏人之弊則假其虛數以威敵爾

蓋是時天下分

裂各相為敵故也今則天下一家矣非列國相矜伐之比尤宜痛革其弊

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鑿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鑿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為詐義得爾乎遣歸鄉里終身不得復用

臣按虛張首級此古今之通弊然後世人主能如晉武帝以義責其紀功之臣有犯者痛加罪斥終身除名雖有功能亦不復用則下人知所警矣

武帝平吳王濬入建業受吳主降明日王渾乃濟江

以濬不待已意甚愧忿將攻濬濬送吳主與渾由是事得解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渾子濟尚公主宗黨強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之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不許渾濬爭功不已命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乃詔增渾邑八千戶進爵為公以濬為輔國大將軍封縣侯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悒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鎮國大將軍

臣按渾濬爭功朝廷當俱下廷尉一以詔書月

日爲斷其受節度之詔何日達渾所渾下節度
之符何日達濬所若詔到渾軍已旬日而不遣
人發於濬濬得符已旬日而不於渾軍受節制
則渾濬二人各有當坐之罪若濬軍猶未抵石
頭吳主猶未出降而濬得渾符而不少待則惟
罪濬可也然亦當以功而折罪若夫渾符實未
到及到之時而吳主已降則渾有遲滯之罪非
濬不受詔旨設渾受詔而卽發其符符未到而
濬受吳主降矣則彼此皆無罪也校其月日以
定其功罪則兩人者皆無辭矣惜乎無人以此

而告諸武帝也武帝知罪劉頌之折法失理而
於所請徵濬以檻車付廷尉顧乃置之不問何
也無亦以渾子尚主宗黨彊盛而庇之邪不然
胡不著其功罪之狀而明白布諸朝廷使天下
曉然知曲直是非之所在顧不遑歟

北魏孝文時定州刺史陸叡等謀反有司奏新興公
丕應從坐孝文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歿聽免歿爲民
初丕及叡與僕射李冲領軍于烈俱受不歿之詔

臣按命德討罪皆天也人君當奉天意不可違
天理而擅予奪諸人亦不可假天威而私用舍

諸已有罪無罪惟其人後世徃徃許臣下以不
死非天意也。宜著之。令曰。所不死者。律文所載
雜犯者爾。事關宗社得罪於天於祖宗者則否。
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彞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
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與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
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羽林虎賁作亂殺張彞父子
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
窮治大赦以安之。高歡至洛陽嘆曰。宿衛相帥焚大
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
唐太宗面定勲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

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勲賞。或未當宜。各自言
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
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
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
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
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
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
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功臣同賞耳。諸將乃
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
安其分。遂皆悅服。

大祖時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
吾屬奉事左右幾卅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
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
輩日夜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
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

肅宗至德元載帝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
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
者官以任能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
實封者給繒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
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

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嚮使祿山或恐未必有百里之國則
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
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
難制哉上曰善

玄宗開元四年宋璟爲紫薇侍郎突厥默啜自則天
世爲中國患朝廷盱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筌
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
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受郎將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者上欲與散試官陸贄
上言曰今或捧瓜一噐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

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陸贄曰謹按命秩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其勲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叙崇貴以甄功勞假虛名以佐實利虛實交相用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以是酬之其用重矣。

臣按贄此疏有唐一代賞功之格爵號者今公侯伯之類職事者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之類勲者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散官者今光祿大夫驃騎將軍之類在唐分爲四今日惟三類焉今之勲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別以授人也我朝異姓無王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歲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

中又分爲等第，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於鎮撫是也。流官因其才能，擢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在內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都指揮及試官是也。贊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

祖宗蓋得此意矣。其報臣之功，則賞延於世，因人之能，則用盡其才有。唐人之實而無其虛焉。

唐自天寶末安祿山反，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身，但給空名告身，臨時注名，其後又聽以一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事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穆宗長慶二年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卽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安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

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卽升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五代唐莊宗許伶人欲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踰年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之矣使吾慚見之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遂以爲刺史時親軍有從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高宗時鄧肅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又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爲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旣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並寘之法

高宗時給事中金安節駁皇城司濫賞曰凡外之將帥效命邊庭亦必有功而後加爵豈可以僥倖一時微勞而反過於親臨行陳出入萬處一生者乎今劉允升幹辦皇城任滿比之立軍功者勞逸異矣遽以一官轉承宣使其以皇城任滿遂將轉節度使乎竊恐行之則將士解體望愛惜名器以待勲勞從之

臣按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陳者。然後爲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當別甄叙。我

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職之設。雖與列衛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蓋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胄。而他塗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而嚴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胄。而以嬖倖技藝進者。失

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藝之流。舊制當屬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雜流。俾專司共業。豈不名稱其實哉。顧乃以賞功之官。以爲恩賜之具。遂使

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陳出萬死得一生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流。有異能者。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其子豈亦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異能且不可。况實無異能在其身。且不可。况又延及其子孫乎。

高宗論諸軍使臣猥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無以激勸有功。兼亦蠹國。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罰當先自上。趙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所及。

以上賞功之格。臣按

祖宗立爲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世其職而不遷，不計滿限，不用磨勘。父歿而子繼，兄亡而弟及，官職簡而階級明。非若宋人遙授遷轉，無定職且無定員也。今制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兩總旗一百戶，十百戶一千戶，千戶有正有副，千戶以上有指揮，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於都指揮、都督

各三等，亦如指揮之制。此則擢其有才能者爲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奈何積日久而人日多，前之積者未銷，後之來者日至，遂至軍少而官多，所任者一夫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祿，欲國計不屈難矣。伏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二十九年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同立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

太宗文皇帝於永樂二年因法司言征討官
 有繫獄者請論功定罪論曰朝廷大公至
 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
 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
 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使其世世
 享爵祿之奉以衍其家慶義之盡所以勵
 其節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祿
 大哉

皇言萬世所當服膺者也伏讀律文有曰
 凡內外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杖罪

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錄罪名九年
 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以憑黜陟又曰
 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
 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
 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
 嗚呼

太祖定律之意即
 太宗垂戒之言也誠能本
 太祖立律之文用
 太宗垂戒之意則武臣益知所懼無有不盡

大忠守法者矣。臣於此又有見焉。以大賢君
太子功業見乎一世，德澤被乎天下，其沒世
太之後，四世而後，子孫尚廢其祀。開國大
大臣封國公者六，封侯者十有五，其餘封伯
及繼封者，又不下數十人。今存者無幾，大
功多廢，小功多存，何大功之澤不究，而小
功之澤反延哉。今文武言犯公私罪律條
久廢，驟而用之，恐駭物聽。臣請勅兵部查
內府貼黃將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以來官
職從軍陞授緣由，及行內外衛所并各官

原籍與舊任去處通行造冊，開具在任見
在親屬若干，原籍戶口若干，舊任道下家
屬若干，要見其人。是始初從軍者的派子
孫與否，明日詳實備具以聞。彼此對照無
差，然後將前項軍官分爲三等：一曰奉天
啓運，二曰奉天征討，其他立功邊庭及隨
大將平寇者，居其三焉。啓運征討之功已
經亞世之後，若不係從軍人的派者革去
職任，其子孫附籍所在世世優免。雜差五
世之後，仍係從軍的派子孫者，遇有公私

過犯依律遞降不在赦原之數無犯者照舊其不係啓運征討及各處立功者三世之後子孫不係的派者革職的派子孫三世之後有犯者遞降三世之後又有加功者不革否則革之其五世三世之後例該革任者若其間有一世以王事歿及再加功者又從此人起計其世數以上皆優免其子孫如此則禮與律皆協人知旃勸勉而官不至於冗濫矣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九

右編

六曹類

兵曹

兵

一今之禦戎以沿邊諸郡有勇智者命爲刺史委之自用方畧警急利便事訖方奏使人人各盡其才術此必爲陛下各立殊勲控制侵侮昔後漢郭伋爲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乃整飭士馬設攻守之畧匈奴憚不敢入塞人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又張堪爲騎都尉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

太守捕繫姦猾賞罰必信人皆樂為用匈奴以萬騎入漁陽堪乃率數千騎奔擊太破之郡界以靜乃於孤例開稻田八千餘頃勸人耕種以致豐富百姓歌之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以此言之則沿邊諸郡請令擇有智勇者為刺史必副陛下之憂寄也凡經揀退尚堪力役者却與元本料錢其歿陣及守戍死亡兵士所有在戎老幼宜矜憫優恤或給賜各令存活勿使寒饑無所歸向又不可取克洒掃裁縫之隸其次揀中新招到軍雖稍有身首人材未宜便令管轄舊人須是經歷行陣稍知軍伍次第微有勞效者

以全其生
又卷其死

繪未嘗
專顧其
人細加耳

方令克節員一今之禦戎外則委任將帥內則詢謀宰臣行一事必使宰臣知之出一詔必令宰臣議之臣聞前年出師向北命曹彬以下欲取幽州是侯利用賀令圖之輩侯惑聖聰陳謀畫策而宰臣昉等不知又去年招置義軍刺配軍分宰相普等亦不知之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宰相不與聞若宰相非才何不罷免宰相可任何不詢謀今宰相普三人中書再出藩鎮重望碩德元老大臣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陛下以軍旅之事機密之謀悉與籌量盡其規畫一今之禦戎凡召發兵士或儲糧草亦宜謹靜勿使喧

八編類纂 卷之六
煩臣竊聞去年於戶稅上拆料馬草及官中和買當買納未足之間卽有使臣催督貧下戶婦女有行科校者又聞汴河乾淺遂分南河水添注汴河以待漕運國家計度何在而臨時一至於此輦轂之下豈無外國謀人臣卽不知國家見在軍儲支得幾年若是無九年之糧實爲無備若是無三年之糧實爲窘急若不窘急則何以科校婦女而納草添注河水而待漕運也。田錫兵議

天下之兵必有所斂有所散有所斂所以集天下有用之士有所散所以去天下無用之人有實未嘗散

而宜散者有實已散而名不散者實不散而宜散者

冗兵也實已散而名不散者虛兵也。楊萬里兵論或在親要

朝夕開說素所狎昵縱言不顧或疎遠求進嘗試上

心或山林草澤之士請求獻見或在外之臣無以固

結恩寵走馬面論密疏人中或因緣稱薦無以爲名

必挾兵說以自重且其開口議論容止不動聲音偉

然問答縱橫不可窮詰至於超乘負矢意氣果決而

其上固已壯之矣凡此者皆奇言也人主慨然而樂

聽之雖未必用而其輕殺人之念已動於中矣漢武

帝聽王恢計欲擒單于單于不可得擒而漢首事結

宿衛

禍無已天下幾亡宋文帝用江法徐湛之言意封狼居胥一旦魏氏臨江秣陵之人荷擔而立者累月元嘉之政衰焉葉適論兵權

臣竊見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亾歿所部兵衆故不可一槩問罪今不立法制則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亾歿爲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必行請陝西河東諸路部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帥臨敵主將亾歿者並斬韓琦請置親兵

或云朝廷欲棟在京禁軍年四十五以上微有疾病

盡減下請給并其妻孥徙置淮南以就糧食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近事之可鑑者也又使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共京師之兵旣少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爲棟選其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尚請衣糧未去而新兵更添衣糧是棄已教閱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猷畝之人本欲減冗兵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臣愚欲依朝廷舊法每歲減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免克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免百姓聽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虛費衣糧

曰將共作
以在戎行
天子不可

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虛

設司馬光論

方高帝築壇以拜信既委之以諸將之兵矣而高帝所將之兵猶衆也其分兵多於信所以使之東向以爭天下而於已未能去兵者亦所以制信是以雲夢之會信不得遯故嘗謂高帝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也嗚乎此高帝所以能并一天下而終於無患也歟今自人主不復將兵而諸將在外人提數十萬之師朝廷所資以禦夷狄除寇盜者而進退去就惟其所欲此豈非可慮之事乎而

樞密三衙尚仍舊法自相牽制而所蓄之兵益損於

舊使其力足以制之猶患所以使之者非其人况強

弱多寡相什百耶陳淵論

昔仁祖朝富弼在樞府仁祖詔弼專管北事弼因上

安邊十三策其一則論宗室當教而用之所以強本

支而服四夷者以謂虜人貴親多以近親為名王將

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所以自強而中國未聞有皇

親可以為朝廷屏翰者虜必謂王室孤危此言仁祖

時也其後熙寧元豐間始行教養考試之法不幸遭

值寇攘往往罹害今又有甚於仁祖以前矣然弼言

於仁祖時是時海內又安兵革不用而又契丹講和
之後而其反復切至如此使當今日其所獻計又宜
如何也

陳淵論

用宗子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土兵則
爲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
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猶二千人計一兵之費
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
則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闕視借請券食
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
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

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趨辦酒稅窠
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旣自以養大兵矣而州郡又以
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之罪
人牢犴克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
得不困乎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
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
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爲安強以耗國爲仁惠以疲
士大夫之精力爲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卑者爲
遠識以不可舉動者爲體國以養兵不戰爲銷姦雄
之心遂至於忘離恥棄諸華廢天命禮壞樂失積衆

弊而莫能革者宿衛屯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
土兵困之於下而已。葉適廂禁軍
弓手土兵

一怯薛古稱侍衛禁直左右前後之人今謂之怯薛
耳周禮天官冢宰曰膳夫曰庖人曰內饗曰役夫曰
涓人曰烹人曰籩人今之博兒赤也曰募人曰侍從
曰走卒曰內宰今之速古兒赤也曰掌舍曰掌次今
之阿察赤也曰閤人今之哈勒哈赤也曰縫人曰履
人曰典婦功今之王烈赤也曰宮人今之燭刺赤也
古者分以職役定以等差今則不然不限以員不責
以職但按重貲有梯援投門下便可報名字請糧草

獲賞賜皆名曰怯薛耳品如屠沽下隸市井小人及
商賈之流軍卒之末甚而倡優奴隸之輩皆得以涉
跡宮禁又有一等流官胥吏經斷不敘無所容身則
夤緣投入以圖陞轉趨者既多歲增一歲久而不戢
何有窮已失怯薛之名將以侍君側直禁廷也今乃
出入私門效奔走於車塵馬足之下實當怯薛者十
無二三是各官門下之怯薛非天子根前之怯薛也
今後宜限以名數擇其人品又以所職貴賤高下定
其出身之例遇有名闕方許選補則人心自無過望
而國家不至濫恩矣。鄭介甫論
私役衛兵

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同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又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

韓琦乞募陝西義勇

祐以前本無義勇比州縣諸般承役並是上等有物力人戶知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契丹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戶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之家即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其時西邊事宜尤急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指揮正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只將鄉弓手強壯刺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

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綴或欲遠出幹事糴賤賣
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產欲浮遊
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
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軍員教頭寧無斂掠
是於常時免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議者
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手背以
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爲害於兩路之民也可知
矣况陝西於慶曆年中民家已各喪一丁刺克保捷
流落不歸今又取其丁刺克義勇不亦甚乎朝廷
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

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爲義勇何朝廷
愛之於前恐之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
日旣籍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
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旣羈縻以至老死而
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
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丁爲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
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
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
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
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政

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曆之間趙元昊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不能出一旅之衆涉旣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唐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網紀素備故也

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鬪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弓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彼若聞胡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胡騎殺掠蹂踐卷地而來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鳥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爲縣官率士卒

而待寇乎

司馬光乞罷刺陝西義勇

勅勝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克正軍出屯邊境勝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克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

戊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
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爲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
人有喪戶戶被掠

司馬光乞罷
刺陝西義勇

竊惟先帝以戎狄驕傲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
志故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
五日一教閱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
權任北監司既而有各務張皇以希功賞其舉官專
護本局不顧他司事干保甲州縣皆不得關預管內
百姓不得處治其巡檢指使保正保長競爲搔擾保
丁習於遊惰不復務農先帝寢知其弊申救州縣令

保甲應有違犯并巡教官指使違法事件並許州縣
覺察施行及陛下踐祚首令京東西兩路保甲保馬
並依元降年限收買其剩過數目並克次年之數又
令開封府界三路團教已及半年經朝廷按閱者每
月併教兩日未經按閱者併教三日又令見教人身
材弱小或久來疾病及本家止有一丁病患不堪營
作第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並許州縣保明
提舉司審驗放免又令一縣不得過二分皆聖澤矜
寬民力於保甲勞費雖十減五六然保甲保馬向去
點擇買養補填尚猶如舊其巡教指使保正保長名

目猶在於所轄保甲恐不免須有陵逼侵漁盡罷諸處保甲保正保長使歸農依舊置耆長壯丁巡捕盜賊戶長催督稅賦其所養保馬揀擇拘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騏驎院坊監諸軍召提舉官還朝其幹當公事巡檢指使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如此則開封府界五路之民孰不懽呼鼓舞召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弓手計卽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弓手數多卽令分番更互在縣支應一年一替其餘各分地分巡捕盜賊每獲賊勘得赦後住止及窩藏去處其本地分嚴行科責及

出賞錢與獲賊之人其賊發地分更不作三限科校

卽令捕賊給賞如此則賊發之處捕盜之人不獲掩蔽住止窩藏之處捕盜人不肯庇匿盜賊無所容身

自然希少

司馬光乞盡罷諸處保甲

故夫鄉兵者臣以爲行於內地則不可行於邊地則何爲而不可觀其寇來則支此已有鄉兵之資不支則移此已病於無鄉兵之助寇去則歸此已有樂爲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乘其資而成其助則鄉兵之法有不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漸荆襄淮甸之民皆韓信背水之兵也宋武帝之取關中非借

養兵

兵於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兵於北也。兵豈有常地哉？顧所用耳。且黠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材，劍客喋血虜庭，非楚人耶？而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於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為兵，以楮為甲，而周師屢為所敗。唐地多為所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者是也。楊萬里兵論論鄉兵今河北河東養兵三十餘萬，五十年矣。又益以義勇三十萬，是常有六十萬兵積於兩路。正為緩急非常，而塞下每一小警，即奏疏旁午，以搖朝廷者，亦五十

年矣。所以兵益多，糧亦困，國用益不足，而不知所以

營救

范鎮論益兵困民

今日之寨戶，近於屯田。今日之義勇，近於府兵。如廣募而精教之，以銷禁兵之弊。一寨戶之勇，過於禁兵十人。五義勇之費，不敵禁兵一人。以此校之，養兵大費已省其半矣。自古及今，有一國當一邊，一州當一道者，祿賞自足，未聞取備於內也。秦漢之際，一燕一代，自當匈奴。本朝之初，慶州姚內斌，雄州李允則，自當一道。此無他，兵精而無冗食也。時使而不久戍也。巖險其壘，而不多留兵也。通其互市，以致州粟也。多

置屯田以息遠餉也。廣募土人以減禁旅也。寇不至則無戒疆吏毋輕犯以致敵也。寇既來則吾飭守將不與其幸勝也。寇將退則吾度其盛衰雖空壘以襲之可也。事既寧則吾計曲直雖益兵而報之亦可也。

呂大忠
論養兵

臣觀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財用大數都約緡錢六千餘萬。養兵之費約五千萬。乃是六分之財兵占其五。禁兵之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千。則七十萬人有三千五萬緡之費。廂軍之數約五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千。則五十萬人有一

精惡未

千五百萬緡之費。則是廂禁共費五千萬矣。惟餘一千萬以備國家百用之費。今若裁損廂禁人數五分之一。則可以減錢糧之費一千萬。以助縣官用度。比之常歲倍增其數。百度經費有三千萬。足以贍給有餘矣。况藝祖朝中外之兵止一十二萬。真宗之時三十餘萬。章聖之時已號為多。然不過五六十萬。人大抵兵貴在強不在衆。今若選揀精悍之士而去其懦弱羸老者。凡五分之一。則猶有九十六萬精兵。不為不足矣。

陳襄論冗兵之費

國初州郡無禁兵也。自騎射至牢城。凡名額二百二

十三總爲本城而已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之官所部領也三邊之兵間因事宜升爲禁軍者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是已。是爲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稍置禁軍至威果旣云多矣然亦無過太郡要害之處熙寧按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知戰於是教閱之法起其後以廂軍團併爲額則今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已。教閱之兵因別爲額而隸之將下則今之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已。元豐兵令悉以雄節

之類升同禁軍由是禁軍始遍天下方戍法之行也三司禁旅轉徙於四方而州郡廂軍大抵以供百役蓋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自州郡各有禁軍而三司之卒不出不出則常坐食於京師常坐食於京師則必盡天下之利歸之公上。利盡歸於公上而州郡之益兵已多則其勢必巧取陰奪而後足。於是養兵始爲大患。若今屯所諸軍亦何異本城軍哉。特以三總領饋之而不節制於長吏爲差異耳。要之所謂韓家軍者今爲京口人矣。劉家軍者今爲建康池陽人矣。岳家軍者今爲鄂渚江陵人矣。向

之數經行陣以功得官往往揀汰冗食於廟祠添差之類比所招刺例多下等久不離營兒女滋息稍食鮮薄類苦饑露當此勞辱最易撫摩臣愚以為此可以漸復祖宗舊制之機殆天授陛下也誠有為國家任是責者稍使不仰食於縣官以省月椿則經總制之名亦可以次第改正

陳傅良論養兵之費

孝安世羗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

戊屯

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

尹洙息戍

南京勾軍亦何能為

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橫潰莫制國家無明具之威信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為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

時高宗甚疑諸將唯信韓世忠

八編類纂 卷之六
馭無策。呂祉以疎俊趣之一。一旦殺帥。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爲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爲深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爲安。而直以今之所措者爲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惴惴

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爲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削兵食。內臣貴倖因之以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於此。而况不戰。旣久。老成消耗。新補惰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懦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跋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爲重。以財言之。則南爲多。運吾之多財。兵

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爲庸將腐閹。賣鬻富貴之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可託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爲於天下。據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載者之深讐。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種植基本。於是厲其兵。使必鬪。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葉適四屯駐兵議者以今寇非大敵。兵未深入。故不必峻法。不知寇

非大敵。兵未深入。尚臨戰先退。儻遇大敵。則孰肯奮耶。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而後期。爾孫武之斬美人。非深入也。止於習戰而非笑爾。終於齊師勝。晉吳人入郢。委任專而法素行也。文彥博請嚴軍法

今後軍官子孫宜擇有器識才力者。比民官承廕之例。稍優一等待。其久習戰事。顯立軍功。然後復之以祖父之職。軍戶宜點其丁壯強悍者。永當官身。勿令交換。朝夕訓習。騎射優其衣糧。更立賞格。以激勵之。

鄭介夫論閱武

兵

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

戰於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筏。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符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艫棹。可以破風濤。頒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戰爲水軍。以時教閱。激賞賊舟。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素習。擊

彼之半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爲迂濶。不果行使。用其說。創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

乞造戰船募水軍

李綱

自監牧之法廢。而爲給地牧馬。州縣行文具以塞責。民間養羸瘠以克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珠玉爲事。無良馬焉。燕山陷沒。北邊之馬。又皆爲夷狄所得。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耗亡如此。何以禦之。臣頃在密院。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馬。及許客人

結攬陝西網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者必是上戶及令人醫官僧道之流立三等價下州縣括買之未爲厲民而旬月之間數萬之馬可具足以濟一時之乏。又陝西網馬管抑至京餽養不時死損過半令客人結攬則達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制而朝廷許令相視監牧結攬網馬如所言獨不行括買之令靖康末金人既破京城首下令取馬違者族誅凡得馬萬餘匹而京師之馬爲之一空是吾所有者不能用之而反以資敵得不爲失計乎。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以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以奮張軍容非括買不

可宜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詔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搔擾之禁奉行有緒稍激勸之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命陝西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而廣西鄰特磨道亦有可市者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河江淮間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李綱乞括買馬

臣伏讀明詔軍政之弊有虜人雖弱而我不得爲之歎臣嘗與有識之士日夜飲此恨久矣。今陛下明以訓臣是臣千載之遇合其敢不勉。臣切見虜自逆亮竭其國兵財之力大舉以臨江一敗之後亟抵滅亡

虜氣頓索中原之民因見虜之力果不足以勝天也起義兵而歸正之人相與而趨赴延及渤海契丹之族而虜勢遂孤虜中始多事外訌內阻日有岌岌之憂况頻年旱蝗今山東河北斗米千錢燕山之價倍之咸平黃龍之價又兩倍之人皆相食數至盜起識者謂天之亡虜其在茲乎臣見荆鄂兩軍諸將多以其兵不能戰於平原為憂臣比與王彥商量造木拒馬用陝西陣法教習兩軍蓋中原平夷騎兵所利而議者多欲造車以當騎而不知拒馬之用如車而其利便捷疾兵不能潰又車所不若也自三國南北朝

用以取勝載於正史近歲吳璘用於西邊數至大捷而王彥自謂能精甚法臣之孤忠不獨使荆鄂之兵為陛下守漢上一面而已

虞允文論拒馬法

兵用

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

張方平諫用兵書

餉饋

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究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與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

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

杜恕論饋餉

順成二年之間沿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勅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同勾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乏絕及不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却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三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

陸贄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

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

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徃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便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旣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二節度而已猶

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定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旣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沾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

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

差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垂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克靖難則不可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

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
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繕城
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
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
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
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灾
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
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
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
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

屬馬。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
度管內兵馬悉以屬馬。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
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馬。三帥各選臨邊要
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
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
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爲尹守
外奉帥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

陸贄論公
邊守備事

宜
狀

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
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

八編類纂 卷之九
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於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

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如常時米貴，加倍毗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糶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糶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

斗船脚又約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巳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至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開輔荐饑當崔造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贖京

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輸還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年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况江淮輸轉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關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

頻以此事為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
 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
 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顧船車搬至太倉穀
 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
 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
 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
 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漕
 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宜所運之數以寔邊儲存轉運
 之務以備時要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
 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

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
 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
 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
 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
 出糴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
 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
 減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
 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
 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
 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

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今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坊舟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餘江淮

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緇綿四色卽作船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歛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卽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緇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及車均融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

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其所糴數。並收貯處所聞奏。並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陸贄

請儲蓄軍糧事官狀

臣計今疆塞未多於建隆開寶之年。是時外捍夷狄。內有河東西蜀江南嶺南之戍。而所蓄禁兵止十二萬而已。至乾德中兩川江嶺已平。則又減二萬。太宗盡有天下所添之兵。纔三十餘萬。真宗初年亦止三

十八萬。至乾興中始及八十餘萬。今乃自慶曆以來。既廣招募。又升廂軍為禁軍。凡總一百餘萬。然而用之罕聞成功者。由所用之卒不精。爾不精之由。無他。在乎多而不得齊一也。可藉見兵之數。專委信臣。精加選擇。取方伉健軼羣超等一夫。可以敵二三者。別為部伍。俾如太宗及真宗初年三十八萬之數。改立名額。練為精卒。付於善將。後有亡逸。亦用此格招填。使之捍邊疲軟老耄。則散屯東南關兵之郡。就食賤穀。有亡逸者。更不招補。數年之內。十必減四。十年之內。必可消弭。不唯減天下之蠹。耗實亦得精兵。以為

用也。宣毅兵久爲東南之弊。况南方小郡。有舉城無
二三千戶者。乃置禁兵數百。坐食膏血。自昔祖宗之
制。東南諸州。唯迭遣廂軍屯駐。至於藩鎮。則量加禁
兵。駐泊以爲旁郡。式邊行之甚久。頗適事。要止從慶
曆之初。創制此兵。今諸路轉運。供億艱苦。遠近官吏
憚於統制。臣以謂除京東西路外。其餘諸路。悉可罷
廢。揀入別軍。其老弱者。令入本城役作。唯一路藩鎮
許揀留千人。依舊教閱。以鎮邊旁郡。此又減費弭患
之一端也。臣仍願自今置廢。興作須樞密院。熟議毋得
不問財賦。而專有添創。如慶曆初年之失。臣伏聞祖

宗舊制。三司每季供糧草文帳一本。赴樞密院。夫樞
密不主財賦。而使供帳者。是欲置廢兵馬常使。與舊
糧照對也。往歲樞密不練事體。稱糧草本屬中書。密
院供帳久爲閑冗。乞自今罷之。則知樞密總兵自來
罕問糧草之有無。如此謀圖。豈天下取安之計也。
曾公

亮答詔條書
時務論兵食

自府衛變而爲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
藩鎮之亂起。收藩鎮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爲
名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
不專於諸將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

八編類纂 卷之六
憂其自爲變而外則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
而受夷狄無窮之禍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有
邊兵有宿衛兵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
其地練其兵不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徼塞也宿衛兵
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國廩其
半而不全其養也大將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
銳全養之而已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
以州郡之力養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
用百萬之兵而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
不受侮於夷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夫

將屯兵昔有舊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
兵昔之禁兵消盡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
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
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夫則已困用
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而一方震
動而夷狄之侵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深慮定
計以分四者之兵而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
財不足爲大憂而兵可用矣

葉適兵總
論言兵財

苦於用兵終未獲敵思爲助兵之術則募之漢高祖
於項羽是也兵力驟敗敵勢轉盛內懷震懼計無所

出則募之，玉莽於劉演是也。用兵不一，困於支離，敵又相乘，力不能應，則募之。梁太祖於劉知俊是也。一夫跳走，不知所從，雖有兵甲之疆，無以加討，則募之。楚平王於伍員之類是也。募賞雖設，無一獲者，是募賞為無益，不可全任明矣。今元昊初叛，未嘗大戰，非苦於用兵也。師旅屯聚，空食邊陲，非兵力驟敗也。諸方不聳，獨西鄙有警，非用兵不一也。元昊大據全夏，擁衆不伏，非一夫跳走，不知所從也。臣以此觀之，甚非用募賞之時。

富弼論募賞科格

昔景德間，契丹犯澶淵，真宗皇帝親駕征之，自是強

虜請盟，至今不復窺邊。然而師還賞功，如太師李繼隆等，不過進階次，加食邑。雖周文質、身督所部射撻覽而殪之首帥，既亡虜衆，遂潰然，亦不過小遷其秩而已。又熙寧用兵安南，郭達為帥，大破賊兵於富良江，自是交趾不敢復動。神宗皇帝猶以帥無大功，斥其賞當。是時燕達最有功，不過進秩二等。蓋故時邊賞若斯之艱者，將復有以用之故也。月餘之間，伏見西師賞功，凡行一百七十餘人，積除二百五十餘官。其間轉行遙郡者，凡二十餘，減磨勘者，不獲數計。距臣領事之前，則所賞不知其幾何也。

許翰論西師賞功之虛

往歲西蕃董璫大將鬼章青宜結桀黠有智數熙寧
中於踏白城誘陷洮西安撫四方館使景思立全軍
漆其頭顱爲飲酒器人怨神怒先帝嘗下募賞之令
厚捐金帛命李憲圖之凡十餘年未有能稱詔旨者
元祐中乃敢陰連西夏誘結蕃首約爲內應遂犯疆
土殺虜蕃戶遂據洮州屠戮酋豪無敢誰何方是時
种誼守岷州鬼章之兵已逼岷乎如掛虎口誼稟命
於經畧司求出師者數矣而劉舜卿以朝廷方休兵
息民恬不爲意其後朝廷遣游師雄使熙河而趙醇
忠卽結璫包順包誠之徒洒淚泣訴推心痛恨師雄

乃趣舜卿然且猶豫累日卒用誼謀誼師旣出先命
焚飛橋以斷蕃兵之路把衝隘以絕傳報之音卒能
雍容靜密生擒鬼章獻之闕下西夏五十萬之衆及
境聞之遂皆遁去而廟堂槩薄其賞臣愚竊謂擒獲
鬼章誼實謀首親冒鋒鏑功居第一師雄不辱君命
能趣舜卿俾用誼謀功又次之舜卿觀望勉從功宜
居下而當時推賞師雄自宣德卽軍器監丞改奉議
卽陝西轉運判官繼除校理固不爲過舜卿自龍神
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遂擢爲殿前都虞侯寧
州團練使其崇峻如此而种誼乃自住宅使北遷西

上閣門使康州刺史未足以稱其勲烈先帝詔令具
在殺獲鬼章者未任人授諸司使今朝廷正宜信賞
而酬誼止此豈先帝詔令可以閣乎帝安民奏為種
誼生擒鬼章賞

木稱
功

臣伏見祖宗舊制軍功賞格以首級為法每獲一級
或轉官資或支銀絹是以當時賞功覈實無偽濫之
弊自近年以來納級計功之法廢全軍推賞之制行
諸將告捷皆以棄頭不斫橫屍滿野推墮崖谷沈溺
江湖不可計數為言遂使有司不得覈實朝廷無所
考據一軍千人則千人推賞一軍萬人則萬人計功

殫官爵不足以褒寵竭府庫不足以賜賚

李綱乞納
級計功推

功

近年賞之所行皆權貴囑託與親隨厮役之流而士
卒履行陣以立功者未必賞將帥提兵以自衛見敵
不戰望風遁走者又不加誅而士卒潰散亦以轉山
迷道為名而招集之則彼何所勸而力戰何所憚而
不走以求生哉臣頃在樞密院見童貫推燕山賞案
沓及於朱勔父子並其壻如知秀州周審言皆未嘗
從軍則其餘所賞者推類可知而西兵陳狀乞賞皆
十數年前未施行者詰其所以則當時帥司既上功

武官履歷
何嘗有一
實

狀復送下保明經隔歲時將帥移易則保明不至而
賞不行今雖欲行亦無所考據矣又賞功散於諸房
既無程限又不委官黜檢人吏得以高下其手使有
功者憤歎然則欲士卒之知勸何可得也又聞燕山
之役劉延慶擁精兵十五萬於盧溝河燕山縱問言
且將劫寨延慶信之遽焚積聚以中軍先遁而十五
萬眾一夕俱潰童貫不能誅而反以銀絹招潰兵然
則欲士卒之知懼何可得也

將之智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

稗編

六曹類

兵曹

魯自禽父三軍詩稱公徒三萬舉成數也成公元年
謀伐齊作丘甲丘各一甲明年戰于鞏四卿於是乎
與尸以出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蓋三分魯而
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
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
為臣不然不舍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

中軍削至
無軍乃已

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季氏專將軍一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始以夫田爲賦大變丘乘之制齊威公相管仲叅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五家之軌爲五人之伍十軌之里爲十伍之小戎四里之連爲四戎之卒十連之鄉爲十卒之旅五鄉一軍公將其一工商高國各將其一此三者教十五萬人車三百乘蓋如鄉之法伍鄙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

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五屬各一大夫自邑積至於五屬爲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一兵得甲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爲三軍者四蓋如遂之法以邇國之數而遞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艾陵之戰三軍分左右至簡公時公孫舍之公孫僑帥車七百乘伐陳始竭作子產修廬井之法而兵止一甲其後遂丘賦矣楚自武王始爲軍政作荆尸以代隋戎分二廣而爲三軍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戰左右師潰唯中軍之卒不敗則猶武之舊然而東宮之甲若敖之六卒申息之子弟略見於傳往往非古公子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嬰齊爲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創名之康王薦掩始并
沃衍牧臯隰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靈
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羹邑賦千乘於是有五師至平
王又始爲舟吳越不詳見吳王僚伐楚空國而二將
闔廬伐齊蓋可見者四軍夫差益強帶甲之士十有
三萬黃池之會三軍皆萬人勾踐棲於會稽甲楯五
千人其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諸
御千人其再伐吳自將中軍而分左右私卒哀公十
六年夫差伐齊有四軍其後戰國相并諸侯斥地益
廣而丘乘之法壞田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臨

菑之中七萬戶而卒固已二十一萬一家而三兵矣
潛王創爲技擊以兼桀宋五千乘之國號稱東帝趙
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然武陵王變
胡服滅中山五百里猶三軍也孝成王卒百萬矣趙
括長平之敗喪師四十五萬而破燕粟腹尚二十萬
李牧敗匈奴亦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
五萬人設者十五萬人魏自惠王以武卒奮擊武士
二十萬倉頭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
匹至安釐王時秦圍大梁悉北縣勝甲以上爲戍士
三十萬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燕地三千里帶

甲數十。馮車六百乘。騎六千匹。栗腹之敗於趙也。二軍六十馮車二千乘。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頃襄王失鄢郢。北保於陳。收東地兵。尚十餘萬。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籍爲兵。先是齊桓晉文始爲召募科民之法。而是時秦有陷陣。楚有組甲。被練。越有習流。君子之軍。迨至戰國。益尚騎射。而技擊武卒。胡服百金之習。行於中國。後世詐力之兵。用矣。技擊之法。得一首而受賜金。武卒一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碩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冒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覆其戶。

利其田地。銳士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胡服以金。鐺節首前。挿貂尾爲貴。職武士冠鵠尾之冠。纓胡纓短後之衣。百金禽將賞百金。秦自襄公始列諸侯。有田狩之事。而不能遵用周禮。至春秋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置陷陣。哀公救楚。車五百乘。獻公五年爲戶籍相伍。孝公用商鞅。初爲轅田。遂破井田。開阡陌。以前後漢參考秦法。五戶爲五。十戶爲什。百戶一里。里有魁。五里一郵。郵有督。十里一亭亭有長。長有兩卒。一爲亭父。一爲求盜。五亭一鄉。鄉有牧。三老游徼。十於鄉。曰聚。聚有嗇夫。十亭一縣。縣有令丞尉。不滿

萬戶為長。凡亭亭間之道，南北為阡，東西為陌。阡經陌緯，東漢光武紀有千秋亭，五成陌，而地理志有畢陌、陝陌。酷吏傳有京兆阡、南陽阡，蓋卽其地名云。曹植詩曰：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其制猶存云。以周百步之畝加之，凡二百四十步為畝。聽民買賣，隨力所及，不限多寡。凡民年二千三傳之疇，官則給公家徭役，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已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已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得一首，賜爵一級。爵有十八級：一曰公士，二曰上造，三曰簪褭，四曰不更，五曰大夫，六曰官大夫，七曰公大夫，八曰公乘，九

曰五大夫，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十七曰駟車庶長，十八曰大庶長。蓋皆以戰功相君長。昭王始有銳士、虎賁，八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而分三軍。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非商鞅之舊矣。始皇并天下，分爲三十六郡，置守、尉、尉、尉，掌佐守與武職。甲卒而郡縣兵器聚之，咸陽銷爲鍾鐻，講武之禮，罷爲角抵。自戰國時，秦與山東戎卒，僅存五百餘萬。至是殺傷益衆，而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鎮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

未有此大
役而輒募
兵何也

後發謫矣。先發弛刑，次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次治獄吏不直者，次隱官徒刑者，次以嘗有市籍者，次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凡在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謂之閭左之戍。二世盡徵材士五萬人，衛咸陽，教射禽獸，令自齋糧而勝。廣起矣。周章之戲，楚兵百萬，秦發近縣不及，放驪山徒奴產子受兵以擊盜，母已及周文破關東，盜益起，發關中卒東擊盜，母已而阿房不罷，章邯將三歲亡失已十萬數，其降楚也坑新安南二十餘萬人，而嶢關下軍將皆賈豎一唱於利沛，公入而秦遂亡。商鞅破田，不過斥

大彊理，以便耕聚亭郵鄉縣，猶古遺法。然而古人寓兵於農，藏用不示，是以民習於教而無鬪狠，鞅始明以戰縣爲刑賞，以多殺爲爵級，以怯鬪爲後隸，斯民要利於上，非戰無繇。由是秦人之俗尚武，遽弃禮義，昭襄之際，徵調無度，始皇混一，罷講銷兵，意謂士散於天下，而利器專於京師，可以弭患。不知養成戎心，困以苛政，彼干賞蹈利而無禮義之習，何有於秦哉。盜遍山東，二世不悟，方且納趙高之邪計，過爲阻深，以示強大，章邯百萬之師，勢在呼吸，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進，此秦之所以亡也。

陳傅良春秋兵

漢大抵依秦制凡民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每
立秋斬牲於郊名曰驅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
陣名曰乘之季冬天子大會饗賜觀以角抵罷遣一
歲爲材官騎士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
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爲樓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
行障塞年五十六乃免就田又自十五以上至五十
六出賦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天下人皆
直戍邊三日行者不可便還因住一歲諸不行者出
錢三百以給戍者是爲過更有事以羽檄發材官騎

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
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事已罷京師之兵止南北軍
及中尉緹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北軍屬校
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爲大司馬大將軍以寵
將帥而北軍分八校尉以中壘領之中尉爲執金吾
而置三輔都尉屬焉郎中令爲光祿勳而置建章營
騎屬焉後更名羽林騎元狩間兵革數動士物故者
動以馬故民買多復徵發之士益少於是發謫吏次
謫民次謫戍次招募次而又多赦罪人亡命弛刑官
徒從軍初高文世用兵中尉兵屬衛將軍尚屯關中

兵兵變歷
謫戍謫戍
定招募

至元鼎六年中尉卒始發矣邊兵不贍至出武庫昭
帝始元間始募犍命及發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宣
帝神爵間擊羌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飲飛
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以益邊兵蓋北軍亦出矣唐
杜祐通典云兵制可採惟有漢氏重兵悉在京師四
邊但設亭障又發天下豪族輓居三輔陵邑以爲彊
幹弱枝之勢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
士六郡良家二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異數
則削雖衛霍勲高績重命將旋罷身奉朝請兵皆散
歸按漢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佑言命將旋罷是矣

又按漢兵郎官無員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
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東漢
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
至東漢不過六百人衛尉所領諸官掖門都侯劔戟
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兵雖不見數
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所掌考之多至百
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於一校大略可見
兵數蓋僅盈萬高祖晚征黥布用留侯計發關內兵
合中尉卒三萬人衛太子軍霸上惠帝末年陳平周
勃爲將相始以呂氏故屯兵滎陽文帝備胡以三軍

景帝七國之變。太尉周亞夫乘六乘傳出擊吳楚。而大將軍竇嬰監軍滎陽。皆因軍設屯。事已。卽罷武帝。雖置關都尉。領如郡國。亦無營壘。而佑謂重兵悉在京師。非也。漢制雖曰因秦。然多近古。蓋民有常兵。而無常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當是時。故將之家。亦無給賦宰相之子。均調戍邊。是以繇有復算。有減更有貸。則得爲君上之恩。至於將相廢置。惟時或中都公卿。或邊郡守尉御史大夫。出爲護軍。不爲左遷。酒泉太守。卽命破羌。不爲異數。而又御軍之法。簡肅精明。雲中戰士。上功幕府。差首虜六級。賞典輒

格。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璽書已報。輪臺之詔。敗亡不掩。衛霍行封。得喪相除。若乃賞賚。雖或無常。廩餼悉皆有量。京師將校。比二千石。塞下戍卒。月穀二斛六斗有奇。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諸呂七國。變生倉卒。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

陳傳良論
漢兵制

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嘗攷之。司馬子長作王王世家。載公戶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郡國

去京師爲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衛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甚邇，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惜夫班孟堅號一代良史，而論載獨略。范蔚宗後史於此尤闕焉。攷其始末，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按百官志，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夫中尉爲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調亦左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卽扶風，右卽馮翊。京師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

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爲甚逼，則兵權爲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郡卒，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請北軍，以馬不適，士効乏，軍興連貶秩，則知左右京兆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中尉無疑也。南軍無常在之兵，以郡國民始傳者爲之。高純如淳注云：律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傳著也。立傳名籍以給公家之繇役也。又漢儀注：民年二

十爲正、一歲爲衛士卽此宮門衛士而謂之南軍者。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云去故置新常二萬人卽位之初政令如此。其後期門羽林七校之類增置不一而南軍衛士實有定數是以國無重費而民亦不以爲病。王尊傳常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置衛士蓋寬饒爲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則當時之人情可知矣。攷韋玄昭成傳則寢園所用已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紀初元三年隨卽罷其泉建章宮衛士未見其爲病。

民也。至光武講省兵之制而宮掖門衛士纔二千五百餘人而已。其後又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禮儀志有饗遣故衛士儀。是知光武雖罷郡國之兵而南軍衛士仍番上平民也。此南宮屬衛尉而調兵於郡國之證歟。又曰杜佑通典謂漢士重兵悉在京師是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嘗以後百官志攷之衛尉衛士六千人南宮北宮衛士共一千八百人左右都侯衛士共七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門每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七百二人蒼龍四十八人玄武三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東明

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七人總而計之南軍爲九千四十六人北軍五校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七百人。都中尉緹騎五百三十人總而計之爲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攷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三十人。況十二門止於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過三千人耳。總是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則殆不止是然亦不過倍之云爾。若高文之世未有兵增置則其數當益少。豈得云重兵悉在京師哉。大抵南北軍之制在漢志爲甚略。

無攷證然雜見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考其一二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八年之紀也。攷之高后紀則見二軍之權勢內外足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京師之屯惟此二軍諸夏本根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尉中尉之任皆不輕授而必付之酈商周昌。高十一年百官表書衛尉王氏中尉戚鯁王氏史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衛尉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其陵鯁鯁者母乃戚夫人之族屬也。歟。高帝鍾愛趙王屈周昌使相之及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爲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固高帝付以託孤

之任者。故以之主兵耶。惠帝初年。呂氏固已專國政。劉澤、呂氏之戚屬也。實爲衛尉。而表於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澤既爲王之國。終呂后之世。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祿、呂產。而長樂衛尉亦屬之。呂更始輩。兵權盡歸呂氏矣。史稱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且戒之云。我卽崩。必據兵衛宮。謹無送喪。爲人所制。故史稱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齊王傳云。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呂氏。太尉勃欲入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內之。又令酈

寄劉揭說祿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既將北軍。而尚有南軍。衛尉居宮中。當實顯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使毋內呂產殿門。按表。高后七年。劉澤爲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哉。產既顯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國也。又按表。文帝二年。始書衛尉足。而文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區處南軍。宜無異於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衛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爲衛尉。以奪南軍。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

詳載爾。又不然則勃既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今平陽侯告衛尉。若南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徘徊往來於殿庭之次。是南軍猶縱其入。未有出力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久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其不有起而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時陳蕃之舉是矣。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劉章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鬪者。遂得殺之。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

立二軍意
正如此

呂更始還入北軍報太尉勃。至於起而相賀曰。所患猶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蓋南軍尚存。不能爲太尉勃之憂。而呂產在宮中。勃深慮其不勝。必衛尉應於內。而後足以克敵。於此足以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太尉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殺之功。竟以北軍而清宮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然是時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功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列侯。巴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爲劣歟。當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安劉之功。及

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周防之謀，故隨卽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壯翼衛之執，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隙矣。易氏漢南北軍

始末

張衡兩都賦曰：衛尉八屯。注引八校尉，此大繆也。校尉，北軍也。衛尉，南軍也。據宮門四面皆有公車，每門各有二司馬，凡八司馬，故曰八屯。郎尉表初皆亡員，多至千人，掌守門戶，出充車騎。考異或以光祿勳爲南軍，旣於史無所據，况所領皆郎，烏可以軍言。曰守門戶，充車騎，孰謂其非軍也。郎而非軍，宣帝胡爲出之擊羗也。林駟漢南非軍考異

唐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彊騎。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兵悍將，分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

天子弱，方鎮疆，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唐高祖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燉煌公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井錢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幽州道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軍置將副各

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

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孟布槽鋪鑿鑿
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胷馬繩一
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
鱗氈帽氈裝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
其介胄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
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為
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
騎排攢手步射每歲季冬閱武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
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

即今朋椿
銀也

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
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
之每疋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闕不任戰
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
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
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一
月上若間留直衛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
里十番外為十二番亦月上玄宗開元六年始詔折
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
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

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詠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目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耻爲之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京兆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號汝鄭懷汴六州各六

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強壯五尺七尺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又擇材一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營爲朔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

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
番上宿衛者皆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
人爲童奴京師人耻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
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絲食梁肉壯者爲負甌拔河
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
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
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
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及府兵法壞而方
鎮盛武夫悍將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

軍

鎮不得不彊京師不得不弱。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
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
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平盧
范陽河東關內河西北庭安西隴右劔南嶺南江南
河南凡十道以摠天下控扼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
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
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
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
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各官景雲二
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
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
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
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
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六盜旣滅而武
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
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
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
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
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耻含垢因而撫之謂

濫致亂

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于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
愈甚而兵將俱愈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
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
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
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
近據岐華兵至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
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奔岐
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
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
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

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天子禁軍者南北衛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復擇馬射為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駁馬，虎皮鞮，為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

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為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初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十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寢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召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他色帶品者同四

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摠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州卽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爲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

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陝。時邊土昭蹙。神策故地淪沒。卽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爲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爲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卽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分爲左右廂。勢居北軍。

右遂爲天子禁軍。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曆四年請以京兆之好畤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爲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爲賞。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爲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卽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鬪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蒐

補峻切。郭子儀之婿端王傳吳仲孺。殖貲累巨萬。以

子儀子弟也。

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爲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家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旣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戰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願

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爲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尙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辦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師輕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

使自肅宗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比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爲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縣令皆爲之歛屈。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

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豪強少畏。十二年以宦官竇文場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霍仙鳴爲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張尚進爲右神威軍中護軍。焦希望爲左神威軍中護軍。皆古官。帝旣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饑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爲詭辭。請遙隸神策軍。廩賜遂贏舊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納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

繼停

九年監察御史崔遠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遠四十。流崖州。順宗卽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廢神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

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為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謹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磻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驩、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驩、景宣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闕。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出幸莎城石門。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

宗室典兵
諸王閱親
軍適禍之
耳

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日毀後四軍。嗣覃王允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允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為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為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為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彥等二

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
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
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
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
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
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右而兵
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
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
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
士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

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
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惟小黃門打球供奉
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
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弒唐乃亡

兵制

歐陽
修唐

此族矣諸司悉歸前番各郎官亦與會

軍而以林其各

以宰相領

以宰相領

以宰相領

以宰相領

以宰相領

以宰相領

以宰相領

以宰相領

以宰相領

以宰相領

以宰相領

以宰相領

以宰相領

以宰相領

以宰相領

以宰相領

以宰相領

以宰相領

